



水乡儿童团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水乡儿童团

建湖县青少年读物编写组编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5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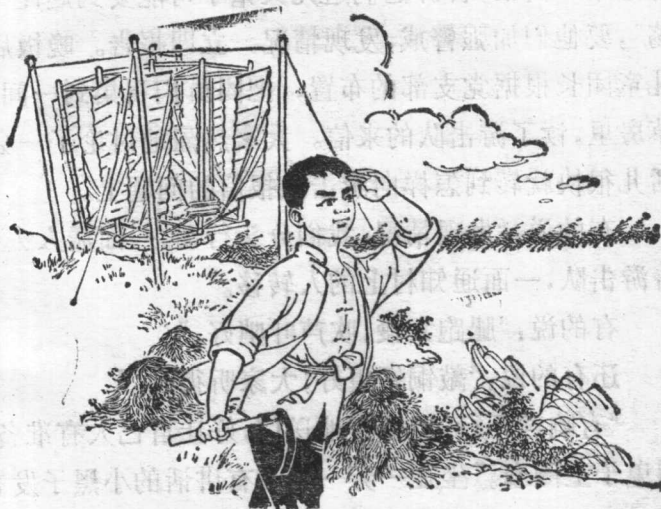
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0·014 每册 0.20 元

目 录

小黑子放哨·····	1
在河村小学里·····	8
鱼篓·····	20
两袋盐·····	26
渡口小艄公·····	35
写标语的故事·····	48
歼敌芦苇滩·····	55
夺粮斗争·····	63
村口小哨兵·····	73
瓜田里的战斗·····	81
桥头狙击战·····	88
智除汉奸·····	95
竹板歌手·····	100

小黑子放哨



唐河两岸，长满了茂密的芦苇，迎风摆动，“沙沙”作响；碧清的河水，静静地淌着，波光粼粼。唐河北岸，三部风车咿咿呀呀地转着。在风车北面约二里地远，有一个三面环水的村子，叫做赵庄。

一九四三年，日本鬼子占据了唐河边的大小城镇，构筑了一个个据点，并把他们的魔爪向两边伸出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赵庄是日本鬼子经常骚扰的地方之

一。区抗日游击队根据上级党委指示，发动群众，坚持抗日，把儿童团也组织起来，站岗放哨打鬼子。《小黑子放哨》的故事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。

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，区游击队派人给赵庄党支部送来一封信，告诉他们这几天鬼子可能要到赵庄“扫荡”，要他们加强警戒，发现情况，立即报告。晚饭后，儿童团长根据党支部的布置，把团员们召集到一间小草房里，读了游击队的来信。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一会，话儿很快就转到怎样向游击队报信的问题上。

有的说：“发现情况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一面派人去报告游击队，一面通知村上的人转移。”

有的说：“腿跑太慢，吹芦叶哨好。”

还有的说：“敲铜锣更好，大家听得到。”

“有响声不行，要秘密地送信，好让自己人有准备，叫鬼子上圈套。”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讲话的小黑子发言了。他经常挑柴、拾草、站岗、放哨，皮肤被晒得黑黑的，所以大家都不喊他名字，而亲热地唤他“小黑子”。

“响声不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有人焦急地问。

“我说一个谜语你们猜猜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这个时候还叫人猜谜语哩！”

尽管有人反对，小黑子还是说了起来：“兄弟有八个，高住茅屋后，一阵大风起，一个撵一个。”

“风车。”大家马上猜到了，“对！风车好。目标

大，大家都看得见，报送信号快。”

“可是风车上做什么记号呢？”有的人又提出了新的问题。

小黑子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们选一部八桅子风车发送信号。鬼子没来，八桅子风车只扯七合蓬；鬼子来了，就把另一合蓬也扯起来。”

大家听了都说小黑子这个主意好。儿童团长立即派一个儿童团员把这个暗号告诉游击队，又布置其他人分头告诉村上的人。

游击队接到儿童团的通知，很赞成小黑子想出的好主意，还派了一个游击队员同儿童团一起来完成这个侦察任务。

第二天早晨，雾气缭绕，唐河岸边一部八桅子风



车，扯起了七合蓬。风儿轻轻地吹着，风车慢慢地转着。小黑子拿着镰刀，拎着篮子，在风车旁边割草、放哨。割了几堆露水草，他站起来直直腰，忽听河里传来“秃秃秃”的响声。他把镰刀一甩，撒开两腿，敏捷地跑到河边，轻轻扒开芦苇一看，只见一艘汽艇，满载着鬼子和伪军，由西向东，朝赵庄驶来。

以往，鬼子下乡总是走陆路，今天突然改走水路，一下子就到了跟前。小黑子一个箭步上去，“哗啦啦，哗啦啦！”把那合没扯的蓬扯了起来。

汽艇上的鬼子和伪军，见风车上一合没扯的蓬陡然扯了起来，起了疑心，鬼子队长命令汽艇立即靠岸，十多个鬼子和伪军象捣破窝的蚂蜂一样，蹿上了岸，驴喊马叫地跑过来。走在前面的那个毛驴脸的家伙，一把抓住小黑子的衣领，嗓子筋暴暴地吼叫道：

“你的扯蓬，八路的干活？”

小黑子假装不懂，把头摇了摇。

一个名叫李二混子的伪军走过来，对小黑子说：

“小家伙，太君是问你为什么把那合蓬扯起来？”

小黑子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刚才风大，现在风小了，这合蓬不扯车就转得慢了。”

那个毛驴脸鬼子一听，狠狠地打了小黑子两个耳光，“霍”地抽出东洋刀，架在小黑子的脖子上，凶神恶煞地吼叫着：

“你的撒谎，真话的不说，刺啦刺啦的！”

小黑子看着这恶狼似的毛驴脸鬼子，仇恨满胸膛，意志更坚强。就是这个“毛驴脸”，带着鬼子杀死了爷爷，几次烧了村里的房子……小黑子想：“信号已经发出去，游击队马上就要来消灭你们，随你们怎么对付我，我也不怕。”只见他把头一扬，倔强地说：

“我说的话，你们不信就拉倒！”

一个伪军把小黑子的话翻译成日本话。毛驴脸鬼子听了还是不相信，两只贼眼一瞪：“把他带走！”接着“哇啦”一声，把鬼子和伪军吆上了汽艇，急着要到赵庄去“扫荡”，谁知走不远就遇上了拦河大坝。那是唐河附近群众为了阻止日寇从水路下乡“扫荡”，专门筑起来的大坝。毛驴脸鬼子见汽艇进不去，只好又把鬼子和伪军全部轰上了岸。他们怕进村踩上游击队埋的地雷，硬逼着小黑子在前头走，给他们带路。

再说活动在赵庄的游击队，见风车上的信号蓬陡然扯了起来，知道敌人又下来“扫荡”了。不一会，埋伏在芦苇丛里侦察敌情的游击队员也赶回来作了详细报告。游击队一面指挥赵庄人民疏散，一面作好战斗部署，准备伏击敌人。

小黑子被鬼子逼着上了路。他心里揣摩着：村上的游击队看到了我的信号没有呢？他的脚步越走越慢，同鬼子缠时间，以便让村上的游击队作好战斗准

备，消灭敌人。不一会儿，来到了赵庄前面的四岔河口。河里浪花滚滚，河上有一座又长又窄的小木桥，人一走上去，桥就“吱咕吱咕”地响。小黑子心里一亮，主意来了。

小黑子大步跨上木桥，没走几步，跟在他后面的那个毛驴脸鬼子腿摇身子晃地直叫唤：“小孩，慢慢的。”

小黑子回头一看，鬼子和伪军大部分上了桥，一个个把枪当拐棍，摇摇晃晃象走钢丝似的。“毛驴脸”走到桥中心，小黑子趁他不备，突然转身，狠命地一推，“噗通！”“毛驴脸”掉下了河。小黑子也跟着往河里一跳，很快在水底拖住“毛驴脸”的腿，叫他咕噜咕噜喝饱了水。



小黑子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，把十多个鬼子和伪军全吓呆了，他们望着桥下的流水，想开枪又不敢，生

怕打死自己的上司。等这些家伙一个个爬过桥，小黑子早一个猛子游到四汊河转弯处，钻进芦苇，跑回赵庄，把鬼子和伪军的人数和枪枝等情况告诉了游击队。

游击队估计鬼子和伪军要在桥口打捞“毛驴脸”，就调整了战斗部署，悄悄地迁回到小桥旁边埋伏起来。

再说十多个鬼子和伪军，好容易才把毛驴脸鬼子捞上岸，毛驴脸鬼子已变成了大肚子猪，没有气了。鬼子和伪军气得直跺脚，象一群疯狗，乱成一团。

正在这时候，游击队好比猛虎下山，从不同的埋伏点冲杀出来，步枪和手榴弹一起开了花。不到两支烟功夫，敌人丢下了五具尸首，狼狈逃窜。

战斗结束了，游击队和村上的群众簇拥着小黑子，欢呼这一胜利。

小黑子满脸带笑地从人群中挤出来，飞奔到风车下，放下那合新蓬，解除信号，威武地站在河沿上，注视着远方。

草埝中学 曹中文

在河村小学里

一九四二年，日本鬼子占据了沿岗一带地区，地方上的一些坏人投靠日寇，情况复杂起来，区委工作转入了地下。领导上叫我到河村小学去，一面当教员，一面秘密地做抗日宣传工作。

我原在区里当文书，对这两方面工作都没有经验。

我跑到河村，找到村干部。他们告诉我，小学没人教课，新吸收了一个人，上过几天课了。他名叫戴余，原是本村大地主罗钱家里的一个私塾先生。几天前，罗钱跑到日寇据点里去了，他跑到农会要求在村里教书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村干部要我对这个人注意考察。

我找到了戴余。他对我这个“不速之客”的殷勤接待，使我感到有些过分，他那眯缝成一条线的眼睛，从金丝眼镜上边不时也视着我。他告诉我，因为河村离鬼子据点只有一里路，怕鬼子下来扰乱，教学是采取流动的方法进行的。全村设了三个教学点，每个学生三天听一次课。接着，又向我介绍了学生的情况，还特别谈到了一个叫孙勤的学生，说这个学生比较“特别”，至于“特别”在什么地方，他没有说，叫我以后看。但听他

口气，我知道他对这个学生是不满意的。

于是，我特别注意起这个学生来。

这个学生十二、三岁，是个儿童团员，个儿不大，穿着一套破旧的衣服，脚着一双草鞋；经常挽着一只篮子，挑着猪草上学，又挑着猪草回家。他学习很认真，我不管到那个教学点上课，总见他早就坐在那里了。教学点与教学点之间，近的相距一里路，远的相距三里路，他天天如此，可真不简单！他一双眼睛特别有神，听课注意力特别集中。脸上有时出现愤怒的神色，眉毛变成了两支利箭；有时嘴角上挂着微笑，眉眼间流露出信心和力量；有时紧锁双眉，不是“老师，我提一个问题”，就是“老师，我有一个意见”。他提的问题和意见真多，好象一下子要把世界上的东西都弄清楚似的。

我暗暗欢喜起这个学生来。

一天戴余给他们上《语文》课，课本内容里有一条标语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！”戴余把词儿拆开来，摇头晃脑地讲着一个个字。同学们对这条标语的意思本来是了解的，可是听他一讲，反而弄糊涂了。孙勤拳头一举，喊了声“报告”，要求发言。戴余朝他瞥了一眼没有理睬，他腾地一站，说道：

“戴老师，你把词儿拆开来讲；你讲得头直摇，我们听得也头直摇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教室里充满了笑声。

戴余的眼睛从金丝眼镜的上边扫了孙勤一眼，无可奈何地问道：

“你又有什么意见？说吧！说吧！”

孙勤说：“希望你把意思讲给我们听听。”

“坐下！坐下！”戴余皱皱眉头，连连摆着手，说，“念书识字嘛，不讲字讲什么？”

“你这话不对。念书不单是为了识字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明理。这是我爸爸说的。”孙勤又抢白了一句。

戴余瞪了他一眼，仰起头继续讲起字来，再也不理他。孙勤心里很不满意，一下课就跑到我跟前。

“张老师，戴老师上课为什么总把词儿拆开来讲啊？我叫他连起来讲讲意思，他还一股劲地叫我坐下！坐下！……难道坐下问题就解决了吗？”

我已经觉察，我和戴余对这个学生的看法有了分歧。但我觉得，戴余也许是教私塾出身，旧习惯、旧脑筋难改，就避开他的问题，把这条标语的意思详细讲给他听。他对这条标语的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情，但对我没有解答他戴余把词儿拆开来讲的原因，仍然很不满意，临走时又撇了撇嘴。

他走后不久，我送作业本到课堂去，见大家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，一听，原来孙勤在给他们补课，绘声绘色地讲着这条标语的意思。他把我对他讲的话全讲了

出来，还又加上他的理解。我心里不禁热浪滚滚，这真是一个很出色的小先生哪！

有一次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我感到他不但是学生的小先生，也是我的小先生。

那天我到西庄教学点教课。西庄有个叫陈园园的学生，劳动劲头儿挺足，但学习比较马虎，作业本上的字，虾跳蟹爬，叫你认不得，最近连油印课本都丢失了。这天，我在表扬孙勤的同时，批评了她。那知她一气，把作业本一甩，说了声“我不念了！”撒开腿就走了。

下了课，孙勤跑到我跟前，喊了一声“报告”，说：

“张老师，园园要参加儿童团哩！你为什么把她气跑呀？”

我心里还烦躁得很，没有吱声。他随即说了句“我请个假”，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我到北庄教学点的时候，孙勤带着陈园园也到了北庄。他们一看见我，陈园园首先向我作了检讨，接着把一本作业本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不但昨天的作业补起来了，以前缺的作业也都补起来了，一个一个字写得很认真。我心里一惊，知道这是孙勤做了工作，可他是怎么做的呢？我把陈园园留下来，要她告诉我。

原来，昨天园园走出课堂之后，孙勤拎着一只篮子跟了出去。园园见了，回头问道：“孙勤，你也不念啦？”

孙勤说：“园园，你还想不想参加儿童团哪？”

这一句，一下子把园园问住了。因为园园见村里儿童团员们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、写标语，忙得热烘烘的，早对孙勤说过，她也决心当个儿童团员哩！但今天心里生着气，没有回答孙勤的话。她回家拿出一只篮子，挑猪草去了。

孙勤跟着她，和她一块儿挑猪草。一边挑着，一边跟她扯谈。不一会，园园就把课堂里闹别扭的事儿丢到脑后去了。

“园园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，你高兴不高兴？”孙勤转着眼珠儿想了一会。

“高兴。”园园对听故事兴趣最浓了。

“这是我爸爸的一个故事，就是爸爸讲给我听的哩！”孙勤边挑草边讲了起来。

“……我家祖辈很穷，从来没有人念过书，爸爸连扁担长的‘一’字也认不识。有一年春上，家里揭不开锅。我的一个在上海做苦工的叔叔，寄一封信回来，村里又没得识字的，爸爸就去请地主罗钱看。罗钱看了看，冷冷地说：‘信里问问你们情况，没有别的话。’把信退给我爸爸，却把一张汇票收了起来，骗我爸爸说：‘这是一张废纸，是装信时无意夹到里面去的，没有用。’事后，叔叔从上海回来，才知道信里十元钱的汇票，被地主骗去了。爸爸再去找罗钱交涉，他死不承认。日本

鬼子一来，罗钱跟鬼子勾结，爸爸气愤极了。村里成立民兵，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了。打鬼子、捉汉奸、站岗、放哨可来劲啦！可是有一次，一个敌人的探子把一张假路条递给爸爸看，骗过了爸爸，窜到村里，把许多情况都摸到了手。幸亏村长及时识破，叫民兵把他捉了起来……”

“哎哟！”园园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，“要不然会受多大损失啦。”

“是呀。”孙勤连忙接上话说，“所以从那以后，爸爸总是叮嘱我好好念书，识字明理，识破一切坏蛋，更好地跟敌人作斗争。现在老师把‘字’送上门，这个机会找还没地方找哩！”

园园受到了很大启发，心想爸爸也叮嘱过我要好好学习呀！记得爸爸讲过这样一件事：爸爸小时挑野菜，在地主家学堂旁边听听，想识几个字，挨了地主一鞭子。现在老师把“字”送上门，自己不好好学，还闹别扭，真太不应该了！

“园园，”孙勤接着说，“你不是要参加儿童团吗？可是儿童团要查路条、刷标语……，如果不识字，这些事怎么干呀？”

园园心里热了，挺难受地说：“孙勤，别说了，我错了！”

“错了就改。”孙勤见园园认了错，马上高兴地说，

“晚上我到你家去，帮你把以前的课补起来。”

晚上，孙勤帮助园园补课，直到半夜才回家睡觉……

我听了园园介绍的情况，心里又是兴奋又是惭愧。孙勤帮助同学的实际行动，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。我走进课堂，表扬了孙勤，同时向学生们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。

从此以后，我跟学生的心贴得更紧了。孙勤经常把学生中的问题反映给我，并帮助我出点子解决。他对我教学上的问题也经常提意见。无形中，他成了我得力的小助手。

戴余见我和这个“特别”学生这么亲近，表面上不说，但背地里却不是个滋味儿。我隐隐约约意识到，他开头吞吞吐吐地对我提起这个“特别”学生，象是对我进行什么试探……

于是，我进行抗日宣传工作，更加提高了警惕性。

我把象孙勤一样可靠的几个学生找到跟前，要他们再去串联同学，回家宣传抗日，书写标语……他们劲头儿都很足。但活动能力要数孙勤最强。我无论布置他什么任务，他总是完成得最快、最好。有时还能想出一些我没有想到的新点子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见他精神有些不大好，虽然听课时还是坚持着，但一下了课就伏在桌子上打瞌睡。他的